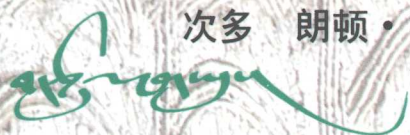


绿松石

朗顿·班觉 著

次多 朗顿·罗布次仁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绿松石

朗顿·班觉 著

次多 朗顿·罗布次仁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松石/朗顿·班觉著;次多,朗顿·罗布次仁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223-02722-9

I. 绿… II. ①朗…②次…③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759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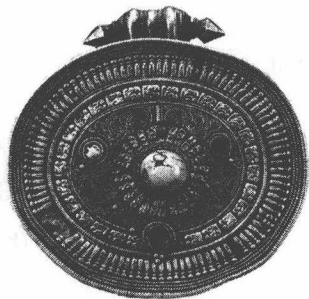
绿松石

作 者	朗顿·班觉
译 者	次 多 朗顿·罗布次仁
责任编辑	党力文 扎西平措
特约编辑	郑海波
封面设计	翟跃飞
版式设计	陈玉丽
出 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邮编编码 850000 北京编辑发行部: 北京市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13 层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850×1168)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5.7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2722-9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此感谢拉萨市文联对《绿松石》

出版的大力支持!



第一章

一跨过佛殿高高的门槛，一股暖暖的热气，透过单薄的衣裳，让他俩的全身都感到了淡淡的暖意。佛龕前酥油灯的火光在闪闪跳动着，酥油特有的香气弥漫在整个佛堂。

佛堂里很暗，只有在佛龕前酥油灯光闪动的那一片，才有些朦朦胧胧的光亮。佛龕的正前方昂然矗立着一尊神像，在酥油灯光的照耀下隐约可以看清整个神像。

神像的周身用五彩的哈达包裹着，深蓝色的脸上，最醒目的就是那双快要眼眶里蹦出的眼球，像是在仇视世间的一切，有股夺人心魄的杀气；咧着的大嘴中，吐露出一根血红的舌头。这种凶相即使在噩梦里也难以见到。

他俩对贡塘拉姆女神都无比信仰，可此刻，却都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啪”的一声，阿巴平措像一棵枯树般匍匐在地上，连磕了三个长头，而后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顶在额头，低着头，闭着眼，默默祈祷道：“圣明的贡塘拉姆女神，我前世作了太多的孽，今生得到了报应，让我历尽世间的磨难，备受世间的折磨。为了来世的幸福，我对释迦牟尼佛祖满怀无比虔诚，背井离乡，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朝拜了沿途所有的寺庙，前往



拉萨朝拜佛祖，请求佛祖宽恕我的罪孽。明天我朝圣的愿望就要实现，祝愿神圣的贡塘拉姆以无边的法力、济世的慈悲，保佑我父子二人能在明天‘萨卡达瓦’十五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顺利到达拉萨，以完成今生这一最大的愿望。”祈祷完后，阿巴平措仍跪在佛像前默默地背了一段很长的经文，然后，睁开眼，用右手拾起放在膝旁的木棍撑住身子，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左手则搭在儿子班旦的肩上，眼里透出满怀希望的神情，不时回望着贡塘拉姆神像，走出了佛堂。

刚出佛堂，天空中电闪雷鸣。阿巴平措望了望天，只见头顶有一团乌云在翻腾，零星的雨点敲打下来，眼看着一场暴雨就要来临。阿巴平措拽着班旦的手疾步走到邻近一户人家的大门下躲雨。他坐在门槛下的石阶上，把班旦拉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脸上毫无表情，手指捻动着手中的念珠，嘴里一遍遍念着“嘛嘛呢叭咪吽”。还没等他的念珠转完一圈，一场急促的大雨就从天上泼洒下来。这场雨有如阿巴平措的心情——茫然无绪，他不知道，他俩明天能否顺利到达拉萨，也不知道，今晚栖身何处。

正在此时，他们身后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俩一番。

中年妇女看到一老一少两个人缩在门角，老人紧紧抱着小孩，在冷雨寒风中瑟瑟发抖。老人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藏袍，藏袍下是一条氍毹缝制的裤子，裤子上千疮百孔，难以遮掩骨瘦如柴的小腿；脚上的鞋子张着大嘴，如烧焦的木炭般的几个脚趾裸露在外。老人怀里的男孩，赤着脚，没穿裤子，只用一块遮羞的破布包裹着下身；满头长长的卷发一撮一撮地被污垢黏合着；鼻孔里流淌着一条乳白色的鼻涕，在鼻孔和上唇之间



随着呼吸一进一出。他们俩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物品，只有老人的腰间揣着一个空荡荡的“唐古”和讨饭用的破木碗，一根又当拐杖又当打狗棒的木棍扔在旁边，别在衣领上的两根银针在闪闪发亮。

看着他俩面如灰土、疲惫不堪的凄惨模样，那位妇人不由得感到无比的难受，同情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无限的怜悯使得她的鼻根处发酸。妇人说道：“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快进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说着就把老人搀起来，扶进了家门。

来到屋里，妇人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情况。老人操着浓重的康区口音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妇人听了老人的回话越发可怜起他俩，也被他俩朝圣的虔诚所深深感动。她想：“我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祖只要一个早晨的工夫，可到现在佛祖的面我只见过两回。而这两个可怜的人，从遥远的康区历尽千辛万苦走到这里，只为了朝拜佛祖一面。这不仅是他们对佛祖虔诚的信念，更是受到佛祖无量佛法的感召。今天，我遇到他们，也是佛祖给我积德行善的机会。让这两个可怜的人喝碗热茶，吃一顿饱饭，这与自己去拜一次佛祖有什么区别？”想到这儿，她把他們领到楼上，将自家的糌粑、酥油茶等食物摆到他们面前，让他俩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并把他俩安排在楼下的草棚里住下，还给他俩送去了一床旧被子。

父子俩躺在松软的干草堆里，盖着被子，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享用过这么好的食物、这么舒适的“床铺”了。一路上，他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了就摸出一点儿糌粑含在嘴里充饥，渴了就在路边抓起一把雪解渴，困了就躺在路边的磐石底下休息，一路上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班旦躺在干草堆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阿巴平措久久不能入睡，他感到异常兴奋，这不仅因为他们遇到了这么好的人家收留他们，更因为明天他们就能朝拜到释迦牟尼佛祖，完成平生的夙愿。此刻，他又一次想起了老伴宗巴临终前的面容。他想：“老伴真是个苦命的人。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我，在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日子里，她没有享受过一天幸福的生活，一生都在操劳，可她从没有一句怨言，平时，她那么体贴我，照顾我，有脏活累活抢着干，有好吃的东西总是留给我。在我心脏病发作的那段日子里，全家的重担落到她一个人的肩上，她一边忙家务，一边还要照顾我，夜夜都守候在我的病床前，给我送饭喂药，家里的事也不让我操心。后来，宗巴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她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抓住我的手说：‘老头子，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呀，我们的孩子就指望你了。看来，我这次过不了这个坎儿了。’说着，她又把儿子叫到跟前，摸着儿子的头对我说：‘老伴儿，等我走后，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拉萨去朝拜释迦牟尼佛祖，把我们家的这颗绿松石献给佛祖，祈求佛祖给我们的孩子一生的幸福。’说完，宗巴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绿松石，放在我手里就咽气了。”

想到这里，阿巴平措万分难过，心口也开始隐隐作痛，额头上虚汗直流，呼吸也变得困难。阿巴平措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想：“我这个人可真没福气，怎么这个时候犯病？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晚。”这时，女房东提着面粥进来，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忙问道：“老人家，您怎么啦？”阿巴平措痛苦得说不出一句话。她知道阿巴平措病了，赶紧跑到自己房里，端来火盆放到草棚里，并在火盆里放了些松枝，撒上糌粑。白色的烟从火盆里腾起，熏香了整个草棚。闻着这股香气，阿巴平措



的脸色稍有好转，女房东又让他喝了几碗热茶，他这才感到心跳平缓了下来，呼吸也顺畅了许多。

女房东关切地说：“老人家，好一点儿了吗？还能挺得住吗？”

“谢谢您，我能挺得住。”

“那太好了，天马上就要亮了，今天可是个难得的好日子，能在今天朝拜释迦牟尼佛祖也是您前世的造化。公鸡已经打过了，你们起来准备上路吧，我去给你们做早饭。”

“好心的施主，您有菩萨般的心肠。您这样热心地招待我们，我们会永远记得您的恩情，愿菩萨保佑您长命百岁，健康幸福。”

阿巴平措和儿子吃了早饭，谢过了那位妇人，又上路了。

到香嘎渡口时，太阳在山顶上露出了半个头。

渡口边有条牛皮船等候着渡河的人，对岸的拉萨城隐约可见。阿巴平措看到拉萨城就在眼前，顿时感到格外兴奋，不禁加快了脚步。他让班旦先上船，自己蹬着岸边的石块，使出全身的力气跃进船里。这一使劲，他右腿上被野狗咬过的伤口裂开了，脓血混杂着从裤腿的破口处往外淌。

班旦看到阿巴平措伤口流出的血，焦急地说：“阿爸，您的腿在流血。”阿巴平措强忍着剧痛说：“班旦，别担心，没事的，等一会儿见到了佛祖，伤口就会好的。”说着，他把班旦搂在了怀里。

下了渡船，他们来到转经的路上。转经路上挤满了人，他们被这壮观的场面惊呆了。两个乡下来的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人？转经的人群犹如潮水一般向前涌，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路的左侧凌乱地坐着一排人，全都是乞丐。有一手转着经筒、一手伸着大拇指的人，有带着枷锁脚镣的囚犯，有缺胳膊



少腿的残疾人，嘴里都在念着“俺嘛呢叭咪吽”向转经的人乞讨。

转经的队伍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步履匆匆。一个手持念珠的少妇，戴着长舌遮阳帽，手里捻动着念珠，嘴里念着经，飞奔着向前走，看那阵式像是一口气要转上三圈；一个年长的妇人身旁围着两三只羊，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前走；一个背着挎包的老者，从挎包里拿出糌粑团，分撒给路边的野狗，他的身后总是有二三十条野狗尾随着。大多数的转经人，手拿形状各异的口袋，缓慢地前行，不时地从口袋里取出糌粑或者硬币向路边的乞丐施舍。在这个庞大的转经的队伍里，有穿金戴银、手牵哈巴狗向人炫耀富贵的女商人，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家的小孩，但不论是什么阶层都挤在队伍里，朝着一个方向河水似的流动。

阿巴平措和班旦瞪着大眼呆呆地看着转经队伍出神。过了好一阵儿，阿巴平措才回过神来，一把抓住班旦的手，向行人打听到大昭寺的路，然后急急忙忙地向大昭寺走去。

他们来到大昭寺前。这里朝佛的人也排着长队，队伍从寺庙里一直排到了“曲儿乌扎”前。朝佛的人们默诵着经文，井然有序地缓缓前行。父子俩也排进队伍里。

大昭寺前塔式香炉里冒出滚滚的浓烟，浮游在寺庙周围，在薄纱般的灰烟里整座寺庙若隐若现，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几分庄严。

走进大昭寺的大门时，朝佛人们的诵经声压低了，只听见“嗡嗡”的响声。阿巴平措和班旦沿着佛殿的回廊走着。此时，阿巴平措的诵经声调提高了，他只要见到佛殿里的佛像、壁画就赶紧去顶礼膜拜，进入一个佛殿就向身边的人询问这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祖。身边的人回答说，到佛祖跟前还早着呢，不要着急。阿巴平措就显得很急切，焦急的眼神四处张望，还不时地摸摸胸口上的补丁。班旦看着父亲着急的样子，以为是父亲犯病了，立刻担心起来。

经过几个佛殿以后，拐过一道较暗的墙角，朝佛队伍的行进速度慢了下来。在佛殿正中的位置，一道朝西的门前有一块石板方台，方台上密密麻麻站着许多人，正磕着长头。门边站着一个僧人拍着朝拜者的肩膀叫着：“往里进，往里进。”阿巴平措看到这情形就猜到，这里一定是供奉释迦牟尼佛祖的佛堂。

父子俩来到供奉释迦牟尼佛祖的佛堂前，站在石板方台上向上望去。只见方台前的大门门楣上，悬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佛铃，朝佛的人进门时都会敲响佛铃，清脆的佛铃声响彻佛堂。佛殿的大门不算太高，进门便是一张香案，香案上摆放着盛有圣水的金碗、金质酥油灯，还供奉着金黄的曼荼罗、七彩的珊瑚树、各种法器，香案后面便是释迦牟尼佛祖塑像。

佛像端坐佛堂的正中，整个佛像在酥油灯的照耀下，高大无比。佛祖身上放射出淡淡的暖光，这光像是佛身与生俱来的佛光；佛冠上镶嵌着钻石、珍珠、玛瑙、翡翠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让人看了眼花缭乱；佛祖的脸庞圆润、饱满，流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显得安详、宽厚；佛祖微闭的双眸里透出仁慈的光芒，只要站在佛祖像前，就会让人不由得产生一股崇敬和畏惧。

阿巴平措拜倒在佛祖像前，热泪夺眶而出。他用力撕开胸前的补丁，取出那颗老伴儿临终前交给他的绿松石，对班旦说：“我们就要实现你阿妈临终前的遗愿了，现在我们把你阿妈的这个传家宝献给佛祖，让我们一起祈祷吧！”说完，他用双

手把绿松石顶在额头祈祷道：“大慈大悲的佛祖啊！您的仁爱普照万物生灵，您的仁慈感化天地。我不远万里，抛家舍业来到您的跟前，来完成我妻子宗巴的遗愿，前来奉献这颗绿松石，愿佛祖降福于她，让她的灵魂免受阴间的折磨，使她早日升天。我已是快要入土的老人，对这世间已没有半点儿留恋，只是我的儿子班旦还不满十五岁，又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我死以后，这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亲人。祈求佛祖保佑他走上人间正道，少受苦难，让他一生幸福平安！”

阿巴平措将绿松石放到佛祖的怀里，然后，用头顶着佛腿还在祈祷。门口的僧人催促几次，他才恋恋不舍地下来，绕着佛像转了一圈，走出佛殿。

拜完释迦牟尼佛祖，阿巴平措领着班旦来到佛殿门前的方台上，对着佛祖又磕起了长头。阿巴平措磕了几下头后，身体微微颤抖，额头上浸出一粒粒的汗珠。班旦知道不妙，赶紧问：“阿爸，您怎么啦？又犯病了吗？”

阿巴平措回头看着儿子说：“班旦，不要紧，我们刚才不是祈祷过了嘛，马上就会好的，以后再也不会犯了。”班旦听到阿爸的话，转过头望着佛祖，佛祖微笑的神情像是在告诉班旦，阿爸说得对。他对着佛祖合掌祈祷：“佛祖保佑，快让我阿爸好起来吧！”

这时，阿巴平措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班旦扶着他不知所措。站在门口的僧人跑过来，往阿巴平措的嘴里灌圣水也不见他醒过来。朝圣的人围了过来，把阿巴平措抬到了佛殿边一个僻静的角落。很多朝佛的人都过来帮忙，一位老阿妈从挂在脖子上的小袋子里取出一粒药丸塞进阿巴平措的嘴里。过了一会儿，阿巴平措慢慢睁开了眼睛。班旦知道阿爸没事了，搂住



他的脖子流出了热泪。

过了许久，阿巴平措才开了口：“我还没有死，这都是菩萨保佑的，这颗绿松石是献对了。”班旦想，这回阿爸的腿可能也好了，就撩起阿爸的裤腿。阿巴平措的伤口依然在流血，班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阿爸，您不是说病都会好吗，怎么伤口还在流血？”

阿巴平措想，这孩子平常少言寡语，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必定是动了怀疑佛祖的念头，这可是不祥的兆头，于是训斥儿子道：“孩子，你可不能对菩萨胡乱猜疑啊！你不知道，文成公主历尽千难万险，把我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释迦牟尼佛祖迎进西藏，从此，佛法得以弘扬，我们雪域大地成了佛教的圣地。靠着佛祖的天恩，我们躲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没有战争，没有瘟疫，这些都是佛祖赐予的！你若对佛祖有不敬的念头，会让我非常担心，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班旦知道自己的话让阿爸担心了，赶紧说：“阿爸，您误会了。我没有对佛祖不敬的意思，我是担心您腿上的伤口。您就别乱想了，我以后都听您的。”说着，班旦紧紧地握住了阿巴平措的手。

在以后的日子里，阿巴平措每天带着儿子到大昭寺拜佛，然后，去转经，终日以乞讨为生，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第二章

一天，阿巴平措和班旦在八廓街上转经。他们走到一家店铺门前，阿巴平措伸出拇指对着店里的主人说：“善良的施主，请给我这可怜的朝佛人一个铜板吧。”微颤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门框里响了好几声，却无人理睬。

店里的商人，坐在一张精致的龙椅上。他的脸白皙肥胖，有如切开的酥油，耳朵上戴着一个纯金的大耳坠，快垂到肩上了，耳坠把耳孔都扯成了一道狭长的口子。

商人若有所思地捋着胡须，听到那几声乞讨，他的目光才从街上慢慢地收回，落在店门前两个乞丐身上。他端详了良久，从椅子上蹦起来，对阿巴平措说：“老人家，您是从德格来的吗？是不是叫平措？”

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阿巴平措有气无力地抬起头看着他说：“是啊！施主，我是从德格来的，就是叫平措，您怎么……”

商人大笑着走到阿巴平措跟前，拍打着阿巴平措的肩膀说：“阿巴平措，你怎么不认识我啦？我是扎拉。记得吗？十五年前，我去德格做生意时，还在你家里住过两个多月呢。”说完，他又一把握住阿巴平措的手，说：“这么多年不见了。走，



到我屋里坐坐。”

扎拉把父子俩领进门，上了楼，请进楼上一间小客厅里，让他俩坐在垫子上，然后对着门外喊：“色珍啦，快给两位客人倒茶！”

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十分考究的漂亮女人走了进来。她右手提着茶壶，左手端着碗，身后还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

扎拉对那位妇女说：“色珍啦，你看，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阿巴平措。十五年前，也就是益西康珠出生的前一年，我去德格做生意，路上遇到了强盗，同路的四个人全都遭到了强盗的毒手，死在那里，我的手臂也被砍成了重伤，所幸的是没有死。那次可真险啊，我差一点儿就成了刀下冤鬼。好在佛祖佑护我，没有让我丢掉小命。我咬牙忍着剧痛，拼命逃出了山口。出了山口没多久我就感到头晕目眩，接着眼前一片漆黑，从马上摔了下来，撞在路边的磐石上失去了知觉。说来也巧，阿巴平措当天打猎正好路过那里，看到我倒在地上，就把我背回了家。我在阿巴平措家里一躺就是两个多月。他们两口子都是顶好、顶好的人，在两个多月里，他们像亲人一样照料我，使我很快就康复了。我离开德格的时候，想给他们一点儿钱，可是他俩说什么都不肯要，我的马和随身带的物品，他们都一件不落地还给了我。临走时，阿巴平措还拿出一个麝香放到我的手里说：‘拿去吧，路上用得着。’哎！如果当时没有遇上阿巴平措，我的小命早就丢在那个山脚下啰！要是那样的话，色珍啦，别说我们的益西康珠，就连你，现在在哪里谁晓得呀？”

扎拉老板说着说着，感激之情再一次涌上心头。他站起来亲自给恩人斟茶。



阿巴平措接过茶碗，呷了一口，把碗放回桌上。此刻，阿巴平措脑海中浮现出这十几年来生活中遭遇的种种艰辛，不由得心中万分难过起来，尤其是在他乡遇到了故交，一下子像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他把和扎拉老板分别以后的辛酸经历，以及到拉萨来朝佛的缘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扎拉老板。

在场的人听了阿巴平措辛酸的经历，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尤其是扎拉老板的小女儿益西康珠看到班旦，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也越发同情起眼前的这个孩子。她流着眼泪想，这个小孩真够可怜的，年纪这么小就受了这么多苦，每天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命真是太苦了！

“阿巴平措，今后有什么打算？”扎拉老板问道。

“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这次离开家乡前就想好了，不再回去了，家里所有值钱物品都送了人，只带了些随身的衣物。我打算先在拉萨住上个把月，好好地朝佛转经，再养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就去山南转转桑耶寺。”

“阿巴平措，我从德格回来以后一直在拉萨做买卖，托菩萨的福，生意一直很顺当，日子也算过得不错。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可不能让我的恩人露宿街头，过乞讨的日子。我看这样吧，我家楼下有一间草棚，你父子二人先在那里住下，生活上我会让色珍啦照顾你们的。前些年，我家里有个女仆人，后来疯了，我给她请了医生、求神拜佛都不管用，几个月前死了。最近家里也没雇仆人，一切事务都由色珍啦一个人在操持着，也挺不容易的。你就让你儿子班旦来帮帮她，干一些提水、扫地的杂活，这样色珍啦也有个帮手。你就在家里好好养病，等身体养得差不多了，我再帮你找个朝佛的同路人，同你们一块儿去山南。这样安排你看怎么样，还觉得满意吗？”



阿巴平措听到这一席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含着泪水，沉默了好一阵后，才颤抖着声音说：“托菩萨的洪福，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上您。说实话，当年我和我死去的妻子看到您倒在血泊里，就觉得不能见死不救。我们两口子都是受苦受难的人，看到别人受苦心里就难受，总想着去帮帮人家。您看您，就这么一点儿小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挂在心上，对我和儿子这么好，真不知怎么感谢您。愿天上的神明保佑您和您的全家幸福、吉祥、万事顺意。愿佛祖赐福于您！”

“阿巴平措，你在我这里就用不着这么客气啦。你先安心住着，好好养病，有什么困难就直说。”扎拉老板说着转过身对妻子说：“色珍啦，你把他俩安顿一下。还有，他俩可能还饿着肚子，你给他们送一袋糌粑和一壶茶吧。”

阿巴平措谢过之后，跟着阿加色珍啦下了楼。

他们走后，益西康珠满脸笑容地跑到父亲跟前抓住他的手说：“爸啦，您真善良。您看，班旦的衣服那么破了，我想把我的那件旧袍子送给他，可以吗？”

扎拉抚摸着女儿的头说：“女儿的心比爸爸的心还善良，那你就把袍子给他吧。”

益西康珠高兴极了，“谢谢您，爸啦。”

益西康珠连蹦带跳地跑到里间卧室，找出一件黑色的旧藏袍，从扎拉老板跟前飞快地跑过去，下楼来到阿巴平措和班旦住的草棚里。阿巴平措和班旦正在草棚里铺垫干草，益西康珠把班旦叫到门外，让他脱下身上那件破烂的外衣，把自己的黑色藏袍给他穿上，又帮他系好腰带，还把袍子后面的四根皱条整理出来。等到班旦穿好，她后退几步，打量着班旦微笑着说：“正合适，真好看！”

